

第四卷

尋芳雅集

元末時，秋官吳守禮者，浙之湖人也。初，論伯顏專權亂法，蠹國害民。疏上，忤旨，奪職放歸。於是買田築室，以訓子為事。子名廷璋，字汝玉，號尋芳主人。涉獵書史，揮吐雲煙，姿容俊雅，技通百家，且喜談兵事，真文章班、馬，風月張、韓也。守禮欲使子謀仕，生曰：「今何時也？可求仕哉！水溢山崩，熒飛日食，天變不可挽矣。異端作亂，隸卒稱兵，人變不可支矣。兼以侏儒御重位，腥羶執大權，直節難容，奸邪立黨。予家本南人，何忍拜犬羊、偶豕彘乎？有田可耕，有廬可棲，適性怡情，偃仰煙霞足矣，何必披袍束帶，徒為夷虜所貴賤哉！況天人交變，運歷將終，不幾十年，必有真天子出。吾其俟之。」守禮聞言，亦服其識見之卓。

一日，以事辭父往臨安，過蘊玉巷，見小橋曲水，媚柳喬松，更有野花襯地，幽鳥啼枝。正息步凝眸間，不覺笑語聲喧於牆內，嬌柔小巧，溫然可掬。暗思：「必佳娃貴麗也。」隨促馬窺之。果見美姿五六，皆拍蝶花間。惟一談裝素服，獨立碧桃樹下，體態幽閒，丰神綽約，容光瀲灩，嬌媚時生，惟心神可悟而言語不足以形容之也。正玩好間，忽一女曰：「牆外何郎，敢偷覷人如此！」聞之，皆遁去。

生歸寓，若有所失。情思不堪，因賦詩一律以自解云。詩曰：

無端雲雨惱襄王，不覺歸來意欲狂。
為惜桃花飛面急，難禁蝶翅舞春忙。
滿懷芳興憑誰訴，一段幽思入夢長。
笑語無情聲漸杳，可憐不管斷人腸。

晨起，再往候之，惟綠樹粉牆，小門深閉而已。俄見一老嫗據石浣衣，生立俟久之，揖而進曰：「牆內何氏園也？」嫗曰：「參府王君家玩也。」生曰：「非其諱士龍者乎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生曰：「彼有息女否？」答曰：「有女二，長曰嬌鸞，寡服未釋；次曰嬌鳳，聘伐未諧。」生曰：「為人何如？」嫗曰：「姿容窈窕，難以言述其妙矣。且能工詞章，善琴弈，而裁雲刺錦，特餘事耳。」生聞之，不覺神歸楚岫，魄繞陽台，而求見之心益篤矣。因自喜曰：「此吾老父契也。備贄謁之，以假館為名，萬一允焉，他日之事未可知也。」

於是持書及門，款曲之際，生進曰：「家君自別廬下，日誌林泉，不獲進瞻偉范，徒佇冥耳。姪因遊學貴地，遍索雅靜居，俱不如意。昨聞名園閒曠，且極幽麗，欲貸少憩習業，未審尊旨如何？倘念夙交，特賜容愛，小子當效草環之報。」王老笑而言曰：「尊翁與朽握手論契，已非一朝，彼此情猶至戚。今君棄家求名，盛舉也，敢不如命。」且囑之曰：「日用之需，吾當任奉，毋使牽書史心可也。」

翌日，生遣隨僕攜琴劍書囊而往。王老乃館生於池亭小閣中。生雖身居書室，心憶鸞娘，採青拾紫之念頓忘，而竊玉偷香之謀益計矣。處及旬餘，心事杳杳，不勝悲歎。然王老見生舉止端詳，言詞溫潤，接人待物，罔不曲盡理道，心甚愛之。雖夫人、二嬌之前，亦嘗以偉器目焉。

時台州李志甫作反，朝廷詔鞏卜班總江浙軍事行討，王以武名亦與，因召生謂曰：「正欲與君親益，奈征蠻之制已下，行期旦夕矣。家中外事，望乞支任。」生一一允諾。明日，王備舟促裝，送者馳驟。生晚歸，心幸曰：「待月之事可成矣。」

後一夕，鸞獨坐臥雲軒中，手弄花枝，影碎風旋，爐篆香遺，自念：「金蘭流水，不能倚玉樹而遇知音，其為情也，誠不堪矣！」即呼侍婢春英者，一一慧巧儻，亦豔質也，一一同至後園集芳亭前，步月舒悶。忽聞琴聲丁丁，清如鶴唳中天，急若飛泉赴壑，或怨或悲，如泣如慕，或有耳接而心恰者。鸞即往，穿窗窺之，見生正襟危坐，據膝撫牀而彈，清香裊裊，孤燭煌煌，望之若神仙中人。恐為生所覺，即呼春英，怏怏而去。歸不能寐，適筆硯在旁，援書《如夢令》詞云：

正好歡娛彩幔，何事赤繩緣斷。步月散幽懷，又被琴聲撩亂。情願，情願，孤枕與君分半。

自是，口雖不言，心則已領會矣。後夜復至，意為聽琴計也。適生獨立柳陰玩月，鸞不知而突至，見生赧顏，與春英相笑而去。生意必鸞也，欲追不能及，欲舍難為情，因借柳為喻，遂書二律於壁云：

沿溪弱柳綠方稠，牽惹離人無限愁。
半娜腰肢風力軟，長顰眉黛雨痕愁。
章台舊恨成虛度，漢苑新緣欲漫酬。
縷縷含情休蕩漾，畫橋之外有朱樓。
煙鎖長堤兩渭城，淺妝渾恨別離輕。
影臨曲水如無倚，花入欄杆若有情。
學舞柔姿輕掠燕，偷眠弱態引流鶯。
依稀可惜閒清夜，攀取疏齋續舊盟。

生就館三旬，見鸞僅再，心猿意馬，不能自馴。因訪知春英乃鸞得意婢也，欲面求無會。越二日，英獨至園亭採茉莉花，生揖曰：「露氣未收，採何早耶？」英曰：「遲恐為他人所得。」生曰：「今採奉誰？」英曰：「鸞姐酷愛，方理妝候簪。」生笑曰：「然則惜花起早，誠然歟？但不知愛彼何如？」英曰：「愛其清香嫩素也。」生曰：「清香嫩素，子但知人愛花嬌雅溫柔，獨不見花亦愛人乎？」英曰：「花無情，何能愛人？」生曰：「萬一有情者愛之，我子以為何如？」英微笑不答，盒花而去。

明早，復會英於亭前。英曰：「官人亦欲此耶？」生曰：「欲則欲矣，恨未一攀。」英曰：「盆花滿亭，任採何害。」生曰：「此花貴麗，不能自折，必欲仗人引手耳。」英即連摘數朵與生，曰：「蕊瓣整潔，君試取之。」生佯受花，因把英手曰：「子，敏人也，猶不悟耶？」即出碧玉環一雙，跪而進曰：「久懷鄙私，未獲一展，吾子若許，方敢畢陳。」英扶起曰：「既有高明，任言無隱。」生乃從容語曰：「予自家干謁，蒙尊主款留，幸矣。但意不在索居也，實因牆外睹芳容，頓起攀花之念，愧甚轉更甚，耳。」

葉之交。雖名節之繫，吾不敢也。第風月之懷，人皆有焉。是以晝夜彷徨，夢魂顛倒，不愧蒹葭托玉樹，必期青鸞付嬌鶯。所賴以道達維持者，吾子也。可不乘機動意，效待月之紅娘；因事進言，法遣香之淑女？萬一雲雨之債得償，縱使捐軀之報何惜，子其為我圖之。」英見生丰姿俟俏，詞氣揚逸，心亦愛之，故赧色目生而言曰：「先生將希聖希賢，何忍謀及乃事？娘子素冰清玉潔，豈容干彼以私？人謀固當忠，天理實難混，吾不敢也。然而自古佳期雅會，多諧於月夕花朝，況今女貌郎才，或出於天授人與，敢不委曲引君歸洛浦、周旋扶汝至陽台乎？所賜之物，義不敢領。」生強納諸袖中而去。自喜事遂一二，歸賦一律，以自慶焉：

天台花柳暗，今喜路能通。密意傳何切，幽懷話正匆。

青燈空待月，紅葉未隨風。漫說鸞台遠，相逢咫尺中。

越數日，春英不至。生出庭前觀之，見一小鬟手持香草。生曰：「拾此何用？」鬟曰：「浸油潤髮耳。」又曰：「見春英否？」鬟曰：「不見。」生曰：「彼此一家，何為推阻？」鬟曰：「吾值新姨房，彼為鸞姐所屬，是以不見。」生曰：「新姨為誰？」鬟曰：「姓柳，名巫雲，家翁之寵妾也。邇因遠征，權為家長，鬱鬱不得志，惟吟哦以度清宵耳。」言畢，鬟去，春英適來。生語英曰：「別後心事懸懸，癡病日篤，賢姐何不出一奇謀，以活涸轍之枯魚哉！」英曰：「吾嘗為汝圖矣，但芳心玉石，何能即開？遲之歲月可也。」生曰：「予豈不諒，第勢如壘卵，信子所言是，猶輸萬里之米而救饑餓士也，事能濟乎！」英良久曰：「鸞姐知詩，不若制一詞以挑之，何如？」生曰：「善。」乃邀英至書閣中。方欲構思，見英侍立，星眸含俏，雲鬢籠情，彼此互觀，欲思交動。乃謂英曰：「詩興不來，春興先到，奈何，奈何！」即挽英就枕，英亦不辭。金蓮半起，玉體全偎，當芙蓉露滴之時，恍若夢寐中魂魄矣。生起，喜曰：「予欲建策謀人，得子發軔。既能一戰致捷，後雖有頑敵堅城，可破竹下矣。」英曰：「但恐得手之日，不記發軔之人耳。」生曰：「如有此心，神明共殛。」將行，索詞。生一揮而就，乃《憶秦娥》也：

相逢後，月暗簫聲人病酒。人病酒，一種風流，甚時消受無聊獨立青青柳，恍然邂逅原非偶。原非偶，覓個良宵，丁香解扣。

英度來久，急忙趨回，所索之詞，竟遺於路。不意為小鬟所見，拾送巫云。雲拆視之，曰：「此情詞也，嬌鸞有外遇矣。執而白之渠母，免玷王氏風，可乎？」復自付曰：「彼母窘我，我亦無賴，又何苦自作怨？況聞吳公子瀟灑聰明，愈於王老十倍，不若詐鸞詞以先接之。」遂作《好事近》詞以付，云：

好夢久飄遙，一束將人輕撩。

准擬月兒高，莫把幽期負了。

曲房深幕護絞綃，留待多情到。

此際慙慙報道：要輕輕悄悄。

生方倚檻看花，忽見小鬟報曰：「鸞姐有書，約公子一會。」生曰：「春英何在？」鬟曰：「侍老夫人，無暇。且鸞姐害羞，夜不設火。公子如約，竟過集芳亭，越小門，達太和堂，越迎暉軒，由左而旋，即鸞寢所。慎毋誤也。」生得詞，喜溢顏色，恨不得揮太陽歸咸池，揭清光於石室。

少頃，遠寺鐘聲，孤村燈影，一家人寂，滿樹鴉寧。生整衣冠，循路而入。正疑左右兩道，小鬟已執香待矣。引至閨中，別一洞房，雖無燈燭之光，而月映紗窗，人物可辨。彼方巧妝豔服，瑩彩襲人。生進揖曰：「佳詞下賜，厚愛何當！極慕深思，頓令盡釋。」雲亦答禮曰：「久沾待價，擬棄於時，辱翰鍾情，愧慚自獻。」言畢，生抱曰：「今服何不素耶？」答曰：「幸接新郎，固宜易服。」生於此時，興不能遏，乃為之解衣，並枕而臥。但見：酥胸緊貼，柳腰款款春濃；玉臉斜偎，檀口輕輕津送。雖戲水鴛鴦，穿花蝴蝶，未足以形容也。彼此多情，不覺漏下三鼓。生因謂曰：「一自識荊桃下，幾裂肺腑，萬策千謀，今獲遂願。但不知長遠之計何出耳！」巫因答曰：「妾非嬌鸞，主人側室巫雲也。偶得私詞，不欲汝敗，因而情動，以致蠅疵。況容貌雖殊，恩義則一，百年交好，今夕殆與君訂矣。何必他顧，以自苦耶？」生得語，默付曰：「承主不拒，受惠良多，意屬孀居，反淫愛妾，心雖不安，而悔無及矣。」雲見生不答，復又慰曰：「嬌鸞不足異，其妹嬌鳳，學繡於予，眉秀而長，眼光而潤，不施朱粉，紅白自然，飄逸若風動海棠，圓活如露旋荷蓋。且又工詩善弈，嘗為回文歌，聽者不自知其心怡神迥也，愛作懶鴛鴦，嫋娜輕盈，甚是可目。今方十六，情事想漸識矣。意或鄙妾，當與君圖之，何如？」生曰：「自知愚拙，得遇仙姬，恨無以報雅愛，敢望吹噓也。」雲曰：「君果厚妾，妾亦當厚君。必不以此介意。」言語間，窗外雞唱。生求再會，雲曰：「願得情長，不在取色。」生曰：「亦非貪淫，但無此不足以顯真愛耳。」陽台重赴，愈覺情濃，如此歡娛，肯嫌更永。事畢，口占一律以謝雲，曰：

巫山十二握春雲，喜得芳情枕上分。

帶笑漫吹窗下火，含羞輕解月中裙。

嬌聲默默情偏厚，弱態遲遲意欲醺。

一刻千金真望外，風流反自愧東君。

雲亦答以復生，曰：

浪說佳期自古難，如何一見即成歡。

情濃始信魚游水，意密方知鳳得鸞。

自訝更深孤影怯，不期春重兩眉攢。

願君常是心如一，莫使幽閨翠鬢寒。

詩成，披衣而散。

那嬌鸞自月夜聞琴之後，一點芳心為生所鼓，但無隙之可乘耳。春英自愧失詞，久不與生會；而生亦聞巫雲之言，思鸞之心淺矣。雲在鳳前，每每贊生。

一日，鳳持素枕面，托雲描花。雲曰：「吳公子博藝多才，丹青尤最，不若求彼一繪，豈不勝予哉？」鳳曰：「吳公子外人，倘求不雅。」雲曰：「彼父與家君至契，以理論之，兄妹間何避嫌為！」即呼鬟召生，生即往見。鳳與雲方並體而立，見生至，即掩雲背。生進揖，從容且恭，因而睨視。果然眉清眼媚、體秀容嬌。誠宛若游龍，飄似驚鴻也；展轉間，進退無主，景態萬千，不能盡述，惟翠枝振振而已。雲曰：「屈君無事，鳳姐有二枕面，敢勞公子一揮灑耳。」生曰：「承命宜遵，但拙筆不足以當雅視。」鳳微哂，欲言自止。生即按几運思，唾手而就。一描拳石水仙花，一描並頭金蓮花。意猶未足，又各題一絕於旁云：

素質天成分外奇，臨風嫋娜影遲遲。

衾孤寂真情無限，一種幽香付與誰？
翠蓋紅衣水上芳，同心並蒂意何長。
多情莫道年來瑞，還是風流學洞房。

寫完，呈上。鳳不覺大喜而去。雲曰：「兩日候君，何不一顧耶？」生曰：「無小鬟，恐為他人所遇，故不敢耳。」雲曰：「今幸嬌鳳先去，可坐此一語。」即命小鬟候門，具酒與生對酌。問曰：「向聞卿言，意為過譽。今閱之，卿言猶未盡也。天地生物之巧，何盡鍾於此女耶！使我心膽不能自制，將若之何？」雲曰：「非我贊襄，焉識天台之路？」生乘灑興，即抱雲曰：「卿德如山，涓埃無效。當以此心，銘之沒齒。」即插手雲懷，潛解雲帶。雲亦情動，與生入帳，共效鸞鳳，綢繆繾綣之際，恨前情猶未罄也。雲起，謂生曰：「嬌鳳讀書知禮，不可苟動。彼婢秋蟾者，亦頗通文。鳳之情性，蟾素諳識，誠能以計得之，鳳可不日取矣。」生曰：「予固愚疏，惟卿指示。」乃相與執手而別。

生方及門，見一女童持盒至前，口稱：「鳳姐奉謝，望公子笑留。」生開視之，乃牙扇一柄，九龍香百枚，生急問曰：「子非秋蟾姐乎？」對曰：「公子何識？」生曰：「久慕芳名，嘗懸念慮。」將近身敘話，蟾即害羞別去。生因自悔，作《望江南》詞以道之：春夢斷，心事仗誰憐？寂寂歸來情未遣。小窗幸接新緣厚，貺自天傳。----鬢翠展，相與欲留連。恍隨鶯燕忙飛遠。望斷紅塵重恨然，徒使旅魂牽。

越兩日，生獨坐凝思：「著意者失意，無情者有情。」正唏噓間，聞啟戶聲，視之，乃秋蟾也。生曰：「昨有柬寄答鳳姐，子竟不將去。今復來，殆非忍心者。」因命坐。蟾辭曰：「前日承畫枕面，早檢妝奩，不料為畫眉燈燼所穢，自欲描補，筆法不類公子。鳳姐知之，必答撻矣，故特奔求，幸賜垂憐。」生即承命描焉。至畢，問曰：「將何潤筆？」蟾曰：「謝在後耳。」生曰：「筆還未盡，欲子發興，何云後乎？」即抱蟾於榻。蟾力掙不能脫，意欲出聲，恐兩有所累，自度難免，不得已，從之。生試狎之，宛然一處子也，交會中甚有不勝狀。生亦小心護持，不使情縱，得趣而已。將起，不覺猩紅滿衣，髮鬢俱亂。生為之飾鬢，因謂曰：「巫雲與鸞、鳳，孰勝？」蟾曰：「鸞姐綽約，雲姨豐豔，鳳乃兼得，而雅逸尤過之。」生曰：「情事何如？」蟾曰：「固不可測。然昨見《惜春》詩云：無聊獨立意徘徊，記得春來春又催。幾片落花門靜掩，數聲啼鳥夢初回。微風入幕紅綃篆，細雨收階綠長苔。弱質自憐光景擲，曉窗羞試鬢中煤。觀此，則情可識矣。」生又曰：「子能挑否？」蟾曰：「異姓骨肉，何萌此心？」生曰：「世事紛紛，子尚認真耶？」蟾曰：「今患眼，頗無興，徐可圖之。生曰：「予有一方，甚驗，子肯持去否？」蟾曰：「果有效驗，何為不可。」生即錄方，並致書於前曰：

久荷胼胝，未伸寸悃，又蒙矚下，愧面驚心，自接芳容以來，神魂恍惚，不知其為何物也。及顧賜儀，仍益悽愴。執扇痛風流之未遂，燃香慨意氣之難投。朝暮依依，莫測所事。近聞尊病眸熱，又不暇自惜矣。顧影徘徊，猶患在體。千思萬計，敬薦一方。倘得和平，則他日清目之本，誰曰不在是哉。

書成，封付與蟾，兼完前枕，並持而去。

嬌鳳素愛生才，今得書，亦不甚怪，且醫方治之，疾果愈。時暮春景候，幽禽亂呼，舞蝶相逐，生無聊，欲趨會巫雲，以話得秋蟾事。道經迎翠軒，得一金鳳釵，制極工巧可愛。生喜，取而藏之。及至雲所，雲已不在。復回故道，而鳳與蟾方咄咄相視。生趨揖，曰：「目患方除，今又竭功耶？」鳳未及答，蟾在旁應曰：「承方致愈，幸已涵明。早失一釵，來此尋覓。」生曰：「何以失之？」鳳曰：「無心而失之。」生曰：「失雖無心，得者有緣。」鳳曰：「棄之而已。」生曰：「金質鳳名，何忍相棄？」鳳曰：「縱不忍，奈無覓何。」生曰：「心誠求之，天下未有求而不得者矣。」鳳怒蟾曰：「汝在我後，眇不一看，安用汝為！」生出釵，曰：「僕久蓄此，毋怒蟾矣。」鳳接，笑曰：「舊物耳，兄何欺？」生曰：「繡閣書室，若隔天淵，而失釵竟入僕手，不可謂無緣也。敢雲欺乎？」語未竟，報：「鸞娘來。」生即趨出，謾成一詞：

訪舊歸來嗟不遇，轉過迎暉，又與新人語。數句情言微自露，嬌娥可是猶難悟。拾得金釵原有主，笑接慙慙，好把雲鬢護。雖得相逢游洛浦，反教添我相思慕。（《蝶戀花》）

日晚，仍赴雲處。小鬟曰：「被酒睡矣。」生揭帳視之，但見桃花映面，綠鬢歛煙，困思朦朧，雖畫工不能模寫也。生即解衣潛入衾內。雲從夢寐中作嬌聲曰：「多情郎，乃為穿窬行耶？」生曰：「本人幕賓，何得相訝。」興止而罷。生曰：「卿知秋蟾事乎？」雲曰：「雖不知，試觀其言，似與君相洽者。」生曰：「何以見之？」雲曰：「還釵賜藥，鳳曾道來。」生曰：「然則感予否？」雲曰：「縱彼不感，兄當從此機會。」生深然之，天曙而出。

一日清明，夫人代王祭掃，舉家隨行。鳳以處女，得不與焉。生知其然，直抵其寢室。鳳見生，驚曰：「讀書不知內外，所讀何事？」生曰：「客居寂寥，訪景怡情，迤邐而來，不覺至此。」秋蟾從旁贊曰：「早是親雅，不然，取侮多矣。」生俯立鞠躬，莫敢進退。鳳亦平顏，曰：「姑舍是，後宜慎之。然既來，理不當空返。」乃勸生坐。但見畫牀錦幕，香氣襲人，室雖不甚幽，廣雅則若仙境，可愛也。正欲遍觀，見几上有《烈女傳》一帙。生因指曰：「此書不若《西廂》可人。」鳳曰：「《西廂》，邪曲耳。」生曰：「《嬌紅傳》何如？」鳳曰：「能壞心術。且二子人品，不足於人久矣，況顧慕之耶！」生曰：「崔氏才名，膾炙人口。嬌紅節義，至今凜然。雖其始遇以情，而盤錯艱難間，卒以義終其身，正婦人而丈夫也，何可輕訾。較之昭君偶虜，卓氏當壚，西子敗國忘家，則其人品之高下，二子又何如哉？」鳳亦語塞。

頃之，蟾捧茶至，因謂生曰：「公子識此味否？」生曰：「嫩綠旗槍，天池一種，味雖美，恨不能一飽嘗耳。」鳳曰：「兄果欲，當奉少許，以助清趣。」生即拜曰：「若蒙俯愛，願粉身以謝。」鳳艷然曰：「兄病心乎？何語之顛倒也。」生曰：「旅館蕭條，幽懷苦逼，昏昏卒夢，百事不復措情。卿忝兄妹之交，意宜憐惜，反過責耶？」鳳又曰：「然則兄思歸乎？」生曰：「攜囊負芘，興何匆匆也。一旦夙望投空，躊躇行止，正昔人所謂要歸歸不得者矣。」鳳曰：「何不倩一排遣？」生曰：「知心在眼，欲倩久矣，其如不肯垂情耶！」鳳稍意會，不辭而去。生因趨出，吟絕句二首以自歎：

池水窗靜獨歸時，一見嬌娥心自癡。
情深不堪回首處，倚欄空賦斷腸詩。
乳燕飛飛鶯亂啼，滿腔心事被人迷。
琴堂軫冷知音少，無限芳情帶草萋。

越數日，春英來園中。生招謂曰：「別後耿耿，子忍不一顧耶？」英曰：「予心亦然，但嬌娘子帶有意，難相離耳。」生曰：

「向承許，杳不效力，豈為信人？」英曰：「公子將別望，敢相強乎。」生笑曰：「知心有幾？」反顧問，秋蟾、小鬟亦至。生曰：「不約而俱，良會也，安可虛負。試鬥草一樂，劣者任勝者罰，何如？」眾美皆曰：「可。」時有翠色花一種，生先得之。秋蟾潛欲分之，英亦求惠，生方欲與，不料為小鬟所見，並力來奪。三女一男，混作一處。鸞度英來，又諒必遇生，忌有所私，親往伺察。鸞已近身也，春、秋猶爭笑自若。鸞叱曰：「男女不相授受，而顧狎戲如此，體面何在！」眾皆遁去，惟春英伏地請罪。鸞欲責譴，哀求而止。

後兩日，英忿鸞之辱己也，乃盜鸞《如夢令》詞及紅鳳頭鞋一隻與生，曰：「此嬌娘子手制，當為公子作媒。」生覽之，大喜過望。候晚，密趨臥雲軒。見鸞獨立凝神，口誦「不如意事常八九」之句，生即在背接曰：「何意不如？僕當解分一二。」鸞驚問曰：「汝來此何干？」生曰：「來赴約耳。」鸞曰：「有何約可赴？」生出鞋，曰：「此物卿既與之，今復悔耶？」鸞愕然，曰：「此必春英所竊，兄何見欺？」生曰：「然則『與君分半』之詞，亦春英所作乎？」鸞不覺面色微紅，低首不答，指捻裙帶而已。生復附耳曰：「白玉久沉，青春難再，事已至此，守尚何為？」即挽鸞頸，就大理石牀上羅裙半卸，繡履就挑，眼朦朧而纖手牢鉤，腰閃爍而靈犀緊繫。在鸞久疏舊欲，覺芳興之甚濃；在生幸接新目，識春懷之正熾。是以玉容無主，任教踏碎花香；弱體難禁，拼取翻殘桃浪，真天地間之一大快也。生喜鸞多趣有情，乃於枕上構一詞以慶之，名《惜春飛》：

蝶怨蜂愁迷不醒，分得枕邊春興。

何用鞋憑證，風流一刻皆前定。

寄語多情須細聽，早辦通宵歡慶。

還把新弦整，莫使妝台負明鏡。

鸞起曰：「通宵之樂，實妄本心，第礙春英耳。」生給曰：「不妨，當並取之，以塞其口。」彼此正興逸，遙見火光，望之，乃夫人也。鸞即使生逾窗而避之，鞋與詞俱不及與。生且懼且行，不意小鬟在路，承命邀生生不能卻。至，則巫雲方守燈以待。見生面色蕭然，親以手酌生，坐生膝上，每酌，則各飲其半，不料袖中鸞鞋為彼覺而搜之，生亦不能力拒，竟留宿焉。但生雖在雲房，而一念遑遑，實屬於鳳。於是詐言早起就外，欲至鳳所，意彼尚寢，當約秋蟾為援，以情強之。

誰知鳳以宿妝起矣：雲鬟半斂，夢態遲遲，何啻睡未足之海棠，霧初回之楊柳；獨倚窗欄，看喜鵲爭巢而舞。見生，問曰：「舉家尚在夢中，兄何起之早耶？」生曰：「孤幃清淡，冷氣逼人，欲使安枕，難矣。」鳳亦淒然無語。少頃，几上小瓶插紅梅一枝，鳳竟往添水，若不禮生者。生從後撫其背，曰：「卿能惜花憔悴，獨不念人斷腸乎？」鳳曰：「人自腸斷，於我何與？」生作意又問曰：「向有小柬，托秋蟾奉謝，不識曾賜覽否？」鳳亦作意答曰：「雖有華章，但意思深長，語多不解，今亦置矣。」生曰：「卿既不屑一觀，當擲下還。」鳳笑曰：「恐還則又送人也。」生曰：「身浮萍梗，見棄於人久矣，尚有誰送？」鳳曰：「新姨每每致愛，何謂無人？」生曰：「果有之，但十巫雲不足以易一卿耳。」鳳又曰：「得隴望蜀，兄何不知足耶。」生曰：「噫！卿猶不諒，無怪其視我忽然也。蓋欲取虞，不得不先取虢。至以靈台一點，惟卿是圖，刺骨穿心，不能少釋，予豈分情博愛者比哉。」鳳見生言詞懇切，頗亦感動，睨視生移時。而秋蟾報：「夫人呼鳳問事。」即與偕去。在亦出外，怏怏不能披卷。及夜，賦五言律云：

話別幽窗下，情深思亦深。

佳期憑素枕，鄉夢戀重衾。

自信人如玉，何妨釵與金。

莫憐空鳳侶，還擬再論心。

鸞自通生後，忌春英眼，每降節下之，欲得其歡心。一日，英持玉丁香待妝，失手墮地，竟損一角。鸞收匿而不問。英因德鸞，乃扣啟曰：「侍奉閨幃，久蒙恩育，倘有所使，當竭力以圖報。」鸞曰：「我無他，惟汝玉一節，兩難周旋耳。」英曰：「夫人性寬，即在所略，則下此俱不足畏。況娘子情人，即我情人也，何自生嫌疑？」鸞曰：「汝既有美心，能引我一見乎？」英曰：「不難。」即與鸞同至生室，相見欣然。因以眼撥生，曰：「那人已回心，今夜可作通宵計矣。」生點首是之。正笑語間，忽索前鞋及詞，已無覓矣。生遮以別言，鸞疑其執。生不得已，遂以實告。鸞重有不平意，少坐而去。

生雖喜得鸞，而以鳳方之，則彼重於此多矣。是夜，因鳳事未諧，鬱鬱不樂，伏枕而眠，不赴鸞之約。鸞久候不至，意為巫雲所邀，乃怨雲奪己之愛。欲謀相傾。然所恨在彼，而所惜在此，又不敢卜幸。然自訣也。寢不能安，作《一叢花》詞以寫其意：

曉來密約小亭中，戚戚兩情濃。良宵挨盡心如痛，徒使我、望眼成空。紅葉無憑，綠窗虛局，何處覓飛鴻？

欲眠猶自倚薰籠，幽恨積眉峰。孤燈獨守難成夢，淒涼了、一枕殘紅。不是緣慳，非干薄倖，都為妒花風。

明早，鸞以此詞命春英特送與生。生接覽之，自悔無及，即同英入謝罪。過太和堂，望見鳳立麗春館下，看金魚戲水。生使英先回，竟趨赴鳳。鳳問秋蟾曰：「一雌前行，眾雄隨後，何相逼之甚耶？」生曰：「天下事，非相逼，焉能有成？」鳳整容施禮，而生已當胸緊抱，曰：「今日乃入手耶！」鳳怒曰：「兄何太狂！人見則彼此名損多矣！」生曰：「為卿死且不吝，何名之有？」鳳因且拒且走，生恐傷彼力，尋亦放手，但隨之而行，直至閨中。鳳即坐而舒氣，生蹲踞而前，曰：「子誠鐵石人耶。自拜丰姿，即勞夢寐，屢為吐露，不獲垂憐，使我空池虛館中，當月朗燈殘之候，度刻如年，形影相弔，將欲思歸，則香扇猶在目也，情柬猶未還也，何忍一旦自棄。及至姑留，又以熱心而對冷眼，甚不能堪。是以千回萬轉，食減容消，若癡醉沉昏然者，無非卿使之也。卿縱欲為彭娥德耀之行，何卿送人至此極乎！」言訖，不覺淚下。鳳持生起，曰：「妾非草木，豈謂無情，方寸中被兄索亂久矣。然終不顯然就兄者，誠以私奔竊取，終非美滿之福，只自招人議耳。況觀兄之才學，必不久臥池中者，故父母亦愛兄敬兄。苟或事遂牽紅，則偕老終身，妾願足矣。計不出此，而徒依依吾前，何不諒之甚耶！」生曰：「卿言誠是，但世情易變，後會難期，能保其事之必諧乎？倘或天不從人，則萬斛相思，頓成一夢，必難復牽子襟以自訴矣，悔恨又當何如！」鳳又曰：「汝我情緣，甚非易得。此身既許於君，死生隨之，復肯流落他人手哉！」即脫指上玉記事一枚、繫青絲髮一縷與生，曰：「兄當以結髮為圖，以苟合為戒。」生袖中偶有鴛鴦荷包，亦與鳳，曰：「情聯意絆，百歲相思。」正話間，秋蟾馳至，頗知此情，乃曰：「彼此歃盟，不可無證。兄姻緣得意，妾亦有所托者。」即折髻上玉簪，以半與生，祝曰：「君情若堅」；以半與鳳，祝曰：「姐志若白。綠鬢與交，蒼頭無影。」生、鳳笑而收之。生感鳳意，口占《清夜》詞一闕云：

蘭房兮春曉，玉人起兮纖腰小。誓固兮盟牢，黃河長兮泰山老。鶯愁兮蝶困，綠陰陰兮紅。

鳳亦以詞答生，詞名《點絳脣》：

默步庭闌，無端又被狂郎見。排鶯狎燕，頓使酥胸顫。訂說盟言，半怯桃花面。情洽處，且休留戀，早中金屏箭。

生回問，鸞見，挽生手，同至寢所，恣行歡謔。枕席中所講會者，千態萬狀，雖巫雲輩，遠拜其下風矣。事闌，日已西向。鸞起，挽生而坐，自含五和香，以舌舐生口中；或使生吸茶，又自接唇而飲。之情，實未有如鸞之極者也。是夜，復留生。生頗倦，婉辭而出。鸞疑有他就，終不快於巫云。

生自說盟之後，雖常會鳳，或攜手，或聯肩，或笑狎賡歌，或花月下對膝以話心事，無所不至，但語一及淫，則正色曰：「妾豈淫蕩者耶？妾果淫蕩，兄何亦貴於妾！」每每不能相強而罷。一日，房前新荷盛開，謂生曰：「出污而婷婷不染，垂實而顆顆含香，真所謂花之君子也。」生曰：「凌波仙子，香色俱傾人矣。然當嬌紅嫩綠時不趁一賞，則秋風剝落，雖欲見，得乎？」又一日，與生並坐，秋蟾忽持新蛾來，兩尾相連，四翅綽約。因謂鳳曰：「物類鍾情，卿何固執？」鳳擲蛾不語。生亦愀然曰：「大丈夫欲為一蛾不可得，虛生何為！」語雖感傷，而鳳終堅守。

是夜歸館，適月朗風清，因作詩以自怨云：

相逢不若未相逢，贏得心牽意亦忡。
獨立小欄憑往事，汪汪兩淚泣西風。
當初邂逅望成歡，今日誰知恩意難。
鏡裡好花溪映月，不能入手即能看。
佳期不偶惜芳年，設盡盟言也枉然。
情重幾回心欲裂，青燈夜雨夢魂顛。
著意尋花花正酣，相思兩字用心探。
傷情無奈惶惶處，一嗅餘香死亦甘。

吟一句，嗟歎一聲，不覺以悶鬱之懷，感風露之氣，二鼓就寢，寒熱迭攻。明旦，不能起。館童言於夫人，夫人命求湯藥以治之。然生素脫灑，今患此，心益躁則病益劇，留連三五日，猶勿藥也。巫雲、鸞俱遣人問候，惟鳳若不知者。正憶忖間，秋蟾在目，且持蠟丸一枚奉生，曰：「鳳姐多致意。」生曰：「吾病不在丸，子必知之。當復鳳，如不棄盟，時來一顧，九泉無憾矣。」蟾欲回，見几上所存詩稿，並拾以報鳳。

鳳得凶信，又味詩詞，情意飄蕩，心甚憂之。傍晚，密與蟾親往問其疾。見生，執其手曰：「兄達人，何不幸罹此？」生曰：「一臥難起，自謂不得復睹芳容，此亦孽緣所羈，不自悔也。但夙願未酬，使我飲恨泉下，卿亦獨能忍然乎？」語未終，淚隨言下。鳳亦帶淚謂生曰：「妾身不毀，則良會可期，兄宜自愛。」親出紅帕，與生拭淚。見生面冷，又自以面溫之。臨別時，依依不能捨。乃解綃金束腰與生，曰：「留此伴兄，勝妾親在枕也。」含淚而去，且顧且行。

生雖未得通鳳，然而脂香粉色，殆領會盡矣。況其意念，生亦感釋，病為之少差。生匿不聞，欲恐鳳再至。越日，果來。近牀問曰：「兩日頗快否？」生曰：「癡病懨懨，未知此身孰有，敢望快乎！萬一復理巾櫛，當索快於吾卿，不識周旋之意何如耳。」鳳欲寬生，乃曰：「恭喜後，惟兄是從。敢執前見以負罪耶？」生不勝喜，病亦漸愈。

初起，即往候鳳。鳳見生，喜愛過於平日，因謂生曰：「兄在患時，妾心膽幾裂，夜不解衣者數晚。憂兄之情，行止坐臥不釋也。今幸無恙，綿遠之期可卜矣。」因出詞以示生：

緣乖分薄，平地風波惡。得意人而疾作，兩處一般耽擱。

書齋相問痛淚魂，孤衾拼與溫存。忍別歸來心戚，一線紅泉偷滴。（右調《青玉案》）

生亦出詞，乃謝鳳者也，詞名《南鄉子》：

病起識紅塵，患難方知益故人。按扣含嬌輕解處，情真：一枕酥香分外親。----報德愧無因，惹我相思恨轉新。骨瘦不堪情事重，傷春，綠暗紅稀再問津。

彼此看訖，情話綢繆。生不覺興動，欲求鳳會。鳳不允，生曰：「卿言在耳，今又背之，守信者當不如是也。」鳳曰：「妾非爽信，但兄新愈，當迷雲溺雨之時，能保其情之不少縱乎！倘有不虞，雖曰愛兄，實害兄矣。妾忍見耶？」生聞鳳言，歷歷可聽，亦不甚強之。

又越兩日，生意無聊，本欲會鸞一敘，然意重情堅，不覺足為心使，沉吟之間，寂至鳳室。以指擊門，不應。生怒，排窗而入。鳳方在圍屏中擁爐背燈而浴，見生至，嬌羞無措，即吹滅燈。生從黑中抱住，曰：「正欲情勝，何相拒耶？」又以手摸其乳，小巧瑩柔，軟溫香膩，雖寒玉酥雞豆肉，不足以喻其妙也。因逼之就枕。鳳度不可解，因誑生曰：「夙世姻緣，今夜必償兄矣。所慮者，兄花柳多情耳，萬一拋人中道，使妾將何所歸？必當對天證誓，然後就枕未晚也。」生以為然，乃曰：「此素願耳，何難之有。」即舍鳳自誓。鳳徐理衣，詐呼：「秋蟾覓火！」竟從小門遁去。燈至，誓完，而鳳已去久矣。生彷徨悵望。不能為情。秋蟾為生新愈，恐復激恙，因慰之曰：「鳳姐裸裎燈下，是以害羞，然心實未嘗昧也。公子無欲速，則好事何患不成？今妾欲留公子，恐得罪鳳姐，未敢也。不若游至新妙姨處一遣，何如？」及至，雲已睡熟，不能進矣。急辭蟾投鸞，鸞尚未寢。見生悶悶不言，問之亦不答，鸞又促膝近生，曰：「對知心人不吐露心曲，何也？」生難以實告，詐應之曰：「才夢見楊太真試浴，正戲狎間，為風竹所醒，不得成歡。然而情狀態度，猶隱隱在腔子中，所以戀戀不已若此也。」鸞曰：「果鬱此乎？妾雖不及太真，情則一也，即當與兄同浴，以解此懷。」乃命春英具湯，設屏秉燭，各解其衣，挽手而浴。生雖負悶，然當此景，情豈不動？即抱鸞於膝，欲求坐會。鸞亦任生所為。燈影中殘妝弱態，香乳纖腰，粉頸朱唇，雙灣雪股，事事物物，無非快人意者。生於此時，不魂迷而魄揚也哉！浴畢，即攜手共枕，戲謔無所不至，而情事未可以言語形容也。

生早起就外，思鳳之念猶未釋然。乃畫美女試浴圖，寫詩於上，以道忿怨之意：

燈前偷見一嬌娥，試浴含羞脫綺羅。

怯露芙蓉新映水，舒香荷芰嘯凌波。

雲迷弱質歡情杳，月暗殘妝夢想多。

舊日相思合愈渴，蘭湯不共待如何。

生方擲筆，適鳳使蟾候生起居，且曲為謝罪。生曰：「吾當面責之。」即持畫而入。鳳見生，掩口笑曰：「苟非遁去，幾入沈

喙。」生亦笑曰：「狗盜之謀，何足為幸。」因出所題與觀。鳳曰：「高才妙味，具見之矣。但今雖迷暗，豈無虛朗之日乎？」生曰：「卿之操志，心領已深，第中熱苦難忍耳。譬之於酒，醇醪在手，何忍弗醉，未有不取而吸之者也。譬之於花，芳艷在前，何忍望香，未有不嗅而攀之者也。苟為不然，至愚且負甚矣。人將不重嗤之耶！今卿具醇醪之美，芳艷之嬌，而僕又非愚而負者，此其所以欲一吸且攀也，何自蹈守株緣木之行，徒作其人也哉！」鳳曰：「妾非忍心，慮在遠耳。兄知酒矣，獨不知一潑不能收耶？兄知花矣，獨不知一開不能蕊耶？兄固非薄倖者流，妾實念及於此，若徒逞目前之欲，則合盞時將何以為質耶？是以今日之守，亦為兄守耳，兄何不諒之甚。」生曰：「是則是矣，吾恐媒妁未偕，歸期在邇，一會且未知何日也，何合盞之可望乎！」

生言愈懇，鳳不能當，即抱生於懷內，曰：「兄何鍾情之極！」生亦捧鳳面，曰：「向使病骨不起，則國色天香又入他人手，而溫存款曲之情今將與卿永絕矣，此情安能不鍾也。」鳳又頓足起，曰：「芳盟在邇，豈敢昧心。萬一事不可料，有死而已，不忍憐香惜粉以負兄也。兄何出此言哉。」生不得已，乃難鳳曰：「適呈拙題，敢請一和。以刻香半寸為則。香至詩成，永甘卿議。不然，雖翅於天，鱗與淵，亦將與子隨之。心肯灰冷耶？」生料鳳雖聰慧，未必如此敏也。不意得命即成，無勞思索。

夜靜人闌浴素娥，曲憑深處解香羅；
偷看舞燕衝紅雨，戲逐輕鴛起綠波。
意重不妨言意淡，情真何用講情多；
紅泉一點應難與，無奈東君欲速何。

香未至而詩先就。生亦無如之何，乃仰天歎曰：「大丈夫死只死矣，何向兒女子口中取氣耶。」即拂袖而出，生雖不得志，然亦直鳳之言，高鳳之節，未嘗不私。自歎賞，而愛慕之心，益加切矣。

自是生久居鸞處，將及旬餘，絕不與鳳一面。巫雲間或會焉；鳳則常使人問候。殆無虛日，時四月二十三。夫人度辰，召宴親戚於忠列堂。生亦在焉，內則巫雲輩五六人。外則叔姪輩六七人，垂簾為蔽，優樂盡歌舞之美，水陸極龍鳳之珍，聒耳充目，無非富麗者也。內有褚晴岩者，夫人姪也，亦事舉子業，與生話甚投，因對奕賭酒，生棋雖優，然心眼常在簾內，連負三局，罰酒六大杯，鳳恐致醉，密使小鬟。祝生罷，奕生方收局。褚復逼生投壺，手雖把箭，而心愈屬鳳，故矢皆落地。又得酒四大觥，而生漸醉矣。鳳見生言揚，恐失禮於人，急揀王所合乾葛丸，貽生嚼之三咽後，清爽如故。生得不及亂者，鳳之力也。席罷夫人先寢，事托巫云為理。家人俱散，時近二更。生知無礙，即直造鳳所。鳳方坐牀，脫繡，見生至。且驚且喜曰：「兄久忙，何暇至此？」生曰：「被斥之人，無顏求見，今蒙不醉之德，故來謝耳。」鳳曰：「果非妾，兄將不勝甚矣。」生移身近鳳曰：「麴孽所釀，不過醉面，至於情意所絆，安能醉心。僕因卿醉，心甚矣，顧乃吝不一醒何耶？」鳳曰：「兄果執迷，必欲以情事相尚，則秋蟾愛婢也亦頗俊豔，以代妾，何如？」生曰：「卿誤矣，燕石滿囊。不若粒玉之能寶，駘蹄盈廐何如，一驥之可良，病人膏肓，心力俱困。若曰妾代如蟾者，雖得不死於卿前，形影子子，如窮鱗無翼之所歸，意在卿也。豈愛婢哉。」鳳意稍解，但默默不言。生又進曰：「天下有強奴悍寇始，雖甚惡之。及其輸情納罕，匍匐祈哀之時，未嘗不屈法憐宥。然則僕之於卿，亦可謂舒甚矣。而卿竟不少憐，豈奴寇之不若乎？」鳳見生言懇懇，乃曰：「兄意既如此，妾敢固愛，但姑待明夜可也。」生興正發，即抱住曰：「僕勞頗短，不能優游以待，且人定回天，何況於子。」乃力推僕枕。鳳亦不敢相卻，任生解衣。翡翠衾中，輕試海棠新血，死央枕上謾飄桂蕊音香。情濃任教織襪之縱橫，興逸哪管雲鬢之撩亂。生愛鳳嬌，帶笑徐徐；鳳憐生病，含羞怯怯。肺腑情傾細舌，不由我香汗沾胸；絞綃春染紅妝，難禁他嬌聲聒耳。從今快夢想之懷，自是償姻緣之債矣。是夜，生為情慾所迷，將五鼓才睡。當旭日紅窗，而生鳳猶交頸自若。秋蟾恐懼人來，乃揭幔低聲曰：「陽台夢尚未醒耶？」生、鳳乃驚覺，整衣而起。鳳急飾妝，嬌姿愈豔。生在旁大喜狂溢，乃綴《樂春風》一詞以慶之：

錦褥香棲，幽閨春鎖。幾番神思蓬瀛，今得身游夢所。風流何處值錢多。蘭蕙舒芬芳，桃榴破顆。嬌羞嫋娜，情重處，玉堂金穀皆左。才識得，一刻千金價果。

鳳觀畢，曰：「妾之薄柳，不避淫污，一旦因兄致玷，誠以終身付之也。若曰暮暮朝朝，甚非所願。惟兄諒之，則萬幸矣。」亦口綴前詞以復焉：

鸞鏡才圓，鵲橋初渡。暗思昨夜風光，羞展輕蓮小步。杏花天外玉人配，難禁眉攢，又何妨鬢白。情諧意固，管什麼，褪粉殘紅無數。須常記，一刻千金價果。

是夜，嬌鸞席散，欲得生一罄酒興，乃自往邀生，至則野渡無人，几窗寂寂而已。因忿生不先會己而赴巫雲，不知生在鳳處也。於是欲決意謀雲，而未得其便。一日，會台州人歸，以軍功報夫人。鸞乃重賄使，詐傳王命：「早暮衙內淒涼，可送新姨作伴。」使者得賄，果如計語夫人。夫人亦憐王在外，信而從之，即使雲去。雲患涉險，又以生故，不欲行。正躊躇間，生忽趨至，雲曰：「何來？」生曰：「聞卿被召，時決有無。」雲曰：「誠然。」生曰：「去則去矣，僕將何依？」雲曰：「一自情投，即堅仰托，正宜永好，常沐春陽，奈事不如人，頓令隔別，雖曰後會有日，而一脈心情，不得與鸞、鳳輩馳騁矣。」生曰：「事已至此，為之奈何！」乃相與執手嗚唏。而夫人以明當吉日，又使小鬟促雲整妝。生夜即留宿雲所，眷戀不可悉記。

早起，鳳持紗衣一套，桂餅、梅丸各二封以贖。雲因謂生曰：「鳳姐與我自從奉接閨幃，情同己出，況以公子之故，敢負斯心。汝百歲良姻，此行可力任矣，善自綢繆，毋生嫌隙。但不知他日待我何如耳？」言訖淚下。鳳與生亦大慟，正惜別間，報夫人來送，生即致意而出矣。然自巫雲去後，夫人以鳳無所托，命鸞與俱家事，代雲分理。是以人之出入，門之啟閉，親為防間，鸞欲獨任生情。今反兩不得使，心竊悔焉。生亦怏怏失意，且遭連再，蓋難為情。是夜伏枕不安，謾成詩詞各一首：

熱梅小雨故連宵，旅館愁來不待招。
筆硯病餘功課少，家鄉雲外夢魂遙。
簷聲逼枕添惆悵，燈影憐人伴寂寥。
新綠滿園雖可意，久虛尋賞任風搖。

香柳娘調：

對孤燈悄然，對孤燈悄然；夜闌人倦雨聲，滴破相思怨。這情緒可憐，這情緒可憐；展轉不成眠，懶把羅衾戀。想伊兒妙年，想伊兒妙年；腸斷心痛，務諧姻眷。

不料夫人勞役太過，忽臥一疾不能起，鳳方待湯藥，而鸞密使春英報生，生乃以姪禮問安。回至太和堂，散步自思曰：此十句

日不登，風景入目頓別，不意鸞突在後，相見各喜。鸞促而行。生逡巡不敢進。」鸞曰：「老母伏牀，餘皆無慮，兄宜寬心。同行間，宛然鳳寢舊路，至則二閨緊貼，僅聞一壁耳。」坐謂生曰：「向夜自走候兄，竟成不偶何也？」生曰：「想緣醉夢中，知罪！知罪！」又曰：「那人去後，頗勞兄念耶！」生曰：「相思情愛，何人無之，苟為不然，薄倖甚矣！」卿亦何取於僕，鸞不能對。乃出餅果與生並體而食。正細話間，報鳳姐請議藥方。生即告出，鸞曰：「暮夜無知，願兄著意。」生曰：「中門鎖鑰，誰則任之。」鸞曰：「自有處。」生及昏時，潛入太和堂。正欲扣門，鸞已先視英候矣。至謂鸞曰：「今何能此？」答曰：「才與鳳約，每夜輪伴老母，庶可節勞。幸吾妹如議，妾可常常而見。兄可源源而來，妾之為兄，無不盡意如此。」生不暇備談，即與就枕，時方清和，狂蕩甚過千態萬以，不能悉明。乃以足枕生股，手撫生腮曰：「觀君丰神情趣，色色可人，真大作家也，恨相見之晚！」生曰：「但得此身在，永遠可期，何晚之有！」語畢，鸞體頗倦竟熟睡。生憶春英在近，不無動情者。乃輕含鸞鬢歡於英，英曰：「鸞姐性酸，不敢仰就。」生曰：「向無子，焉有今日？縱知，且不較，況在夢乎。」英感生情，即如命。交會間亦甚有趣。生雖戰後，而眷戀新人，愈發豪興。且其牡丹一朵，肥淨、瑩膩、窄淺，樣是駭人，貌固不及諸美，而此實為最勝者也。生留連不忍去，英促之，復就鸞所。鸞亦瞑目不覺。東方白矣。臨行時，鸞又約曰：「後夜莫推佳會。」

生至園亭，默付「輪伴」之言，思欲與鳳一款。及晚，密啟中門，私趨內室。但見二閨杳然無人。生乃獨臥鳳牀，垂幃自蔽。候至更餘，鳳來，起幔見生，半驚半笑。生亦笑曰：「待卿久矣。」鳳曰：「正欲見兄，決一大事。」生曰：「何以教我？」鳳曰：「一自見兄，情頗難制，說盟不已，又辱私奔，雖其反己懷慚，而事原夙定，不足追也。奈此來老母染病，俗言『喜可破災』，求婚者日無停議。妾在女流，不敢自白。兄，丈夫列也，計將安圖？」生曰：「托跡門來，即承二大人俯愛，正愧一無所報，而可以此情聞乎？卿固慧人，若以己謀己，則勢便而機投，倘諧所言，勉當恪遵，雖死不避。」鳳低首蹙容，半晌不語，乃謂生曰：「此事若圖之老母，鸞姐在侍，必難允諧。為今之計，兄急索尊翁一書、聘物一二件，竟送父任。老父素喜兄，而新姨又力贊，事想八九矣。苟得父命，縱母有別議，而妾可執以為詞，豈不萬全也哉？」生喜曰：「此良策也，明當東歸，一如卿議。」鳳因命蟾備酒，自捧觴，謂生曰：「此酌一則餞別，二則永訣。蓋妾之一身既寄兄手，萬一天不從人，妾寧碎玉面沉珠，決不忍抱琵琶過別船也。此行勉旃，不可草草。縱老父未許，老母他從，變當再來一會，莫使萬種恩情竟成疏逃，則妾死無憾矣！」言畢，悲咽不勝，淚下如雨。生亦依然泣淚，唯唯承命。是夜雖與鳳並頭交股，奈歡心為離思所拘，未及構情而雞已唱矣。鳳乃枕上成絕句二首以送生：

比翼初分腸斷猿，離愁欲語復吞言；
相思好似湖頭水，一路隨君到故園。
送別餘情分外濃，行行獨泛酒旗風；
明朝此際淒涼處，鳳枕鸞衾半截空。

生即辭鳳，入謝夫人，嬌鸞知之，急使春英留生。生托以「家尊有書遠召，故不敢違。多致意鸞姐，事完，當復來謁也」。鸞度不可留，乃送細果二盒、巾絹十衣為贐行之敬。

生抵家，備以王愛留之情、鳳永諧之意，曲道於父。父不勝喜曰：「此吾責也。」即為書及白金百兩、彩緞二端、金釵環各二事，遣人往合求婚。

王得書，謂巫雲曰：「吳兵部家求鳳姐親，汝為何如？」雲曰：「簪纓世胄，才茂學優，何不可之有？」王笑曰：「吾亦久蓄此意，但不欲自啟耳。今當乘其來求索，以為贅，則吾老亦有托矣。至於花燭之事，且待賊平榮歸，親自校點也。」因以聘禮送歸夫人，答書許焉。人還，生大喜如醉，因作《西江月》以自慶：

久待西廂明月，今方願遂隨喬。已知鸞鳳下湘瀟，何用信傳青鳥。曉苑飛花有主，春田蘊玉成瑤。雲橋再渡樂良宵，正是 娥年少。

生欲再往復鳳，生父止之曰：「前以客禮留連，今初聘結，不宜輕數，姑俟有便而往可也。」生鬱鬱不敢違。居家兩月，人事、書史俱不介意，參前、侍側，一鳳之外無餘思也。

不意巫雲自別生後，朝暮思憶，食減容消，成一鬱疾。王千方求治，毫不能愈。臨終時，進小鬟謂曰：「吾病已屬膏肓，勢在難救，然而取死之故，汝必知之。今亦不足言，但前有鞋詞，有我身且不保，留之何用！汝持歸，萬福公子：我不能再見矣，當與鳳姐永好耳。」言訖大悲，目亦尋閉。鬟急呼叫，意無濟。王乃從厚葬殮，募僧追薦，舉柩寄安國寺中。雖甚痛悼，亦無如之何矣。

家中夫人受聘之後，病患日減。一日，時當七夕，乞巧於庭。二嬌以夫人新食，筵極豐潔，又使英、蟾輩歌詩侑觴，而夫人終若不豫。嬌鸞請之，因答曰：「鳳事告吉，可謂得人，吾無憂矣。但汝父監軍，未乞骸骨，汝年方壯，孤節難終，懷抱間所未釋然者，猶坐此耳。汝自成歡，毋吾以也。」是夜，皆不樂而罷。

二嬌回房，鸞獨長歎不臥。英私問曰：「娘子彷徨，得非憶吳公子乎？」鸞不答，但首點之。英曰：「何不招之使來，徒自苦耶！」鸞曰：「招之使來，置鳳何地？」英曰：「天下莫重者父母，所難者弟兄。今娘子與鳳姐一脈所存，何不成以恩義，結以腹心，彼此忘懷共事也？」鸞曰：「然日登鳳凰之台，時處瀟湘之館，豈不快哉；顧乃各立門牆，自生成隙，此奪彼進，時憂明慮，不亦愚耶！」鸞又曰：「汝言唯良，開我蒙蔽多矣。」即相與詣鳳，曰：「我汝骨肉，猶花兩枝，本則一也。倘不見別，當以一言相告。」鳳曰：「遵命。」鸞曰：「予與吳生有不隄之愛，自擬終身以之。不料六禮先成，予亦竊幸。但今一去三月，頗煩念情。欲招之，則於妹有礙，欲舍之，則於心不忍。兩可之間，敢持以質也。」鳳憮然曰：「不敢請耳，籌之熟矣。予之得配吳君，論私恩，姐當為先，執公議，妹忝為正。心欲相較，則分薄而勢爭。不若骨肉同心，事一君子，上不貽父母之憂，下可全姊妹之愛，不出戶庭，不煩媒伐，而人倫之至樂自在矣。但願義篤情堅，益隆舊好，大小不較，無懷二心。妹之所望於姐者此耳，何必鬱鬱拘拘於形跡間哉！」鸞曰：「妹果成我，我復何憂。」即為書邀生。

生托以他事，赴焉。及門，夫人待之，禮加於昔。出就池館，有感風景依然，謾成一律云：

園亭復得啟窗扉，案積凝塵手怕揮。
池淨萍開魚自躍，梁空泥落燕初歸。
深知一遇生難再，況是三奇世所稀。
景色依然情事重，欄杆倚遍夕陽微。

是夜，二嬌度生必至，設酒以待。更初，生果入謁。鸞迎，謂曰：「新女婿來矣。」生答曰：「舊相知耳。」相笑而坐。語半遣

及姐妹同心事，生喜曰：「情愛之間，人所難處也。二卿秉義，娥、英不得專美矣。」然亦自慚曰：「而僭獲奇逢，謹當毋倦盟心，少酬知己，二卿其尚鑒之。」鸞、鳳皆唯唯。酒罷，生欲就鳳。鳳辭曰：「凡事讓長，妾不敢無。」生傾鸞，鸞又曰：「奉禮新人，義不可僭。」相遜者久之。生不能全，乃曰：「鸞娘不妒，鳳卿不私，既在兼成，尤當兼愛。」即以一手挽鸞，一手拍鳳肩，同入羅幃中。二嬌雖欲自制，亦挫於生興之豪而止。是枕長枕：披大被，二美一男，委婉若盤蛇，屈貼如比翼，彼此行春，來遞愛，殆不知生之為生、鸞鳳之為鸞鳳也。

一日，新雨初收，涼風微動。生覺寂困，乃趨鳳閨。鳳方晝臥一榻，生欲亂之，才起裙，不料鸞至。鸞即低聲撫生曰：「兄欲何為？」生曰：「刻心人阻我高興。」乃舍鳳狎鸞，推倒於榻頭，取雙蓮置之兩臂，立而獵之。興趣不能狀，情逸聲嬌，鳳竟驚覺，生復逼體私鳳，力拒不從。正持案問，鸞曰：「鳳妹獨作清客耶？」乃助生開懷，縱情大戰。事畢，鸞指生柄，曰：「期何物也？嘗能授人如是？」鳳笑曰：「堅肉。」蓋以生字「汝玉」也。生答曰：「非此不能補縫。」蓋以「鳳」字同音也。鸞大笑而起。

一日，夫人以生館寂寥，命遷之太和堂側，意便供值，而不知益近嬌所矣。鸞約鳳攜觴往賀，至，則生謂曰：「勝會難逢，不可獨樂，雖英、蟾亦宜侍坐。」二嬌許之。酒至半，生令其取緋色，多得者為狀頭，餘者聽調。不料生果得五緋，而鳳僅得一。乃使英執壺，蟾反觴，而鸞侑食，鳳則歌以勸生：

蛟起淵兮鳥出幽，紅妝侍兮綠蟻浮。人生佳會兮不常有，及早行樂兮為良謀。古人有見兮能達，不甘利祿兮優游。邀明月兮歌金縷，披清風兮醉玉樓。惟此二物兮何友，取諸一襟兮奚求？堪嗟白駒兮易過，任汝朱顏兮難留。百年兮縱然能壽，其中兮幾日無憂。所以偷閒兮及時買笑，賞心兮何惜纏頭。慙慙把盞兮願拼酩酊，豈可碌碌徒效蜉蝣。

歌罷，鸞曰：「今賭拳，當便直行事，何如？」生曰：「可。第無悔。」二嬌欲難生，而勝算又為生得。秋蟾則在無算，生即抱蟾於懷，以手弄其乳；命鸞進酒，與蟾同飲，一吸酒，則一接唇，戲謔無所不至。生因大醉，眾美扶挾而寢。

一日，中秋後晚，鸞鳳宴生於臥雲軒之庭中。飲至二鼓，星月愈皎。生曰：「僕與卿等相與，樂則樂矣。未曾通宵。今夕頗良，不若再陳狼籍之杯盤，檢點將闌之興趣，席地而坐，互韻而歌，倦則對月長憩，醒則洗觴更酌，略分忘形，一樂可乎？」於是設重禮，鋪繡褥，用矮几置菜果，羅坐其上。時鳳履青金點翠鞋，生愛其纖巧俊約，則捧上膝頭，把玩不忍釋；又脫以盛杯流飲，笑傲戲樂，人間之所無。生興不能遏，欲求鳳會。鳳曰：「清光皓色中，何可為此？」生曰：「廣寒求此不能得，豈相妒耶。」即與鳳交於褥間。事闌，英添香，蟾斟酒，鸞自起而慶生。生曰：「姑待見瀆後同飲，何如？」遂亦狎鸞，鸞亦不避。生因得大舒醉興。然患其惠之不均也，欲次及英。英當生嬌相接時，情已飄蕩，此則任生所行，無甚難色。蟾度勢必臨己，先匿其跡。生方舍英覓蟾，已不在矣。生曰：「金湯且克，何懼叢綿。」乃遍索之，得於槐陰中之芙蓉架邊，因笑曰：「子固苦我，今能翹耶？」不暇枕席，即與狎戲。生興固高，而酒又為助，蟾不能勝，正昏迷間，鸞、鳳、春英皆至，遂止之。生夜大醉，諸美亦被酒回房，時漏五下矣。

自後朝出暮入，習以為常，一鳳一鸞，更相為伴。或投壺花下，或彈棋竹間，或攜手聯賡，或連袂對酌，生之一身，日在脂粉綺羅中優游，而他暇顧矣。因作《芳閨十勝》以自賞：

雲---鬟

梳罷香絲擾擾蟠，笑將金鳳帶斜安。
玉容得汝多妝點，秀媚如云若可餐。
鴉色膩，雀光寒，風流偏勝枕邊看。

雪---股

娟娟白雪絳裙籠，無限風情屈曲中。
曉睡起來嬌怯力，和身款款倚簾籠。
水骨嫩，玉山隆，鴛鴦衾裡挽春風。

鳳---眼

波水溶溶一點清，看花玩月特分明。
嫣然一段撩人處，酒後朦朧夢思盈。
梢帶媚，角傳情，相思幾處淚痕生。

蛾---眉

淡月彎彎淺效顰，含情不盡亦精神。
低頭想是思張敞，一抹羅紋巧簇春。
山樣翠，柳般新，菱花鏡裡淨無塵。

金---蓮

龍金點翠鳳為頭，襯出蓮花雙玉鉤。
尖小自憐行步怯，鞦韆裙裡任風流。
穿芳逕，上小樓，淺塵窄印任人愁。

玉---筍

春蔥玉削美森森，袖擁香羅粉護深。
笑意花枝能索巧，更憐留別解牽襟。
機中字，弦上音，纖纖紅用漫傳心。

柳---腰

嬌柔一捻出塵寰，端的丰標勝小蠻。
學得時妝宮樣細，不禁婀娜帶圍寬。
低舞月，緊垂環，幾回雲雨夢中攀。

酥---乳

脈脈雙含絳小桃，一團瑩軟醞瓊膠。

等閒不許春風見，玉扣紅綃束自牢。

溫比玉，膩如膏，醉來入手興偏豪。

粉----頸

霜肌不染色融圓，雅媚多生蟾鬢邊。

鉤挽不妨香粉褪，倦來常得枕相憐。

嬌滴滴，嫩娟娟，每勞引望悵佳緣。

朱----唇

胭脂染就麗紅妝，半啟猶含茉莉芳。

一種香甜誰識得，慙慙帳裡付情郎。

桃含顰，榴破房，銜杯霞影入瑤觴。

是月，台賊得平，且靖峒堡塞百餘處。王以功領封敕歸。至家月餘，欲與生、鳳完禮，不料奔走宴賀之事甚勞，箭瘡頓發，流血數升而死。遺命嫁鸞，夫人則托生終養。

鳳聞雲死，固自痛惜，今又遭喪，哀毀愈切，絕不許生一會，雖見，亦不戲一語。生重其孝，不敢相奪，時在太和堂納悶。不意小鬟自內出，見生，唱禮後即垂淚曰：「新姨自公子而亡，公子不為新姨面戚，何耶？」生曰：「子不知耳。自去經年，指望再續舊好。今忽聞變，淚從心飲，若自神知，欲求一面，無由可行，縱死以俟，戚亦難以盡我矣。」鬟憮然曰：「公子情義如此，無怪吾姨之死猶戀戀也。」生急問曰：「曾有言否？」鬟曰：「餘無囑，惟願與鳳姐永好耳。且寄紅鞋一隻、書一束，不知何意。」生急索之，鬟曰：「在我奩中，容即奉也。」生曰：「隨取何如？」鬟曰：「可。」乃相與至巫雲舊房。但見牀几依然，箱廚積垢；及視鞋詞，事跡如昨，懷人憶古，不覺淒然。生乃流涕大慟，鬟亦對泣。

生徐拭淚，撫鬟曰：「我無雲姨，亦不能至此。今日不料寸報毫無，竟成永別。雲姨不可見矣，見汝猶見雲姨也，敢欲與子重締新歡，少償舊恨，陰靈有見，諒在喜全。」即欲求速，鬟曰：「主母果有意，但文鴛不足以托彩鳳耳。」生曰：「固情奪分，何傷，何傷。」鬟曰：「縱無傷，亦與二姐有礙。」生曰：「英、蟾且命自薦，何礙於子？」鬟笑而不答。生即挾至牀中，為彼脫衣解帶。相狎時，甚能承受，勇於秋蟾過多。生笑問曰：「原紅已落誰手？」鬟應聲曰：「昔時為老主所得。」生曰：「惜哉！嬌海棠何忍枯藤纏耶！」鬟亦笑曰：「枯藤朽矣，海棠又傍喬木矣。禍福難憑，世情固不測如此。」生因傷感，不得盡興而起。書館瑩瑩，乃作挽雲詩一章：

憶別依依出畫欄，誰知復見此生難。

湘湖月缺波痕冷，巫峽雲消山色寒。

繡架寂寥針線斷，妝奩零落粉脂乾。

燈殘酒醒猿啼絕，空向西窗淚眼漫。

是夜，宿於鬟處，鸞鳳寂不知也。

三七後，生因告歸，報父，欲舉奠祭之禮。豈期嬌叔士彪者，素流蕩險惡，溺情花酒中，家殖始與王同，因此敗落。王每諷誨，則以為輕已也，心甚銜之。王亡，舉一子求嗣，欲利所有。夫人慮其不誠，不許，且以有婚辭。彪怒，乃誣生因奸謀命，竟鳴於官。官得士彪私，將產業一半與彪，以半與夫人贍老，斷生在逃不究，二嬌則令改嫁。生聞，奈公案已成，竟不能白。士彪大喜，以嬌為他婦，則許聘締。鸞謂鳳曰：「蕭牆起變，骨肉相殘，大事去矣！將若之何？」鳳勃然曰：「難測者外來之變，能定者吾心之天。今雖挫拂間關，正明義之秋，見節之日也。妹當與姐協力同心，堅盟守禮，萬一惡叔悔悟而改，貪官罷黜以行，則臥雲之會，終為可期。苟或不能，有死而已。」鸞曰：「妹有此志，我亦竊效微末，雖不能為貞節人，免使呼為淫劣婦足矣。」言論之間，悲慘特甚，乃相與大泣。自是，朝暮依依，唯生是念。而生在家，亦惟鸞、鳳是圖，奈斷案之後，士彪嚴為關防，雖蒼頭孺子，不許私出入，恐與生有所約也。將及年餘，竟不能通一紙。生欲抱義與逞，生父又力阻之，是以兩相耽擱。二嬌居處怨慕，所自排者，惟形之於詩詞耳。有《四景閨怨》，錄於後：

寂寂香閨畫掩門，飛花啼鳥兩銷魂。

眉峰愁重應難盡，事到傷心誰與論！

薔薇一架雨初收，欲候歸舟頻上樓。

無奈梁間雙燕子，對人事語綢繆？

澆來強自試新妝，倦整金蓮看海棠。

不是幽人多懊惱，可憐辜負好春光。

開遍棠梨倚遍欄，無端瘦得帶圍寬。

花前賦就相思句，留與每天仔細看。

窗下新裁白苧衣，等閒紅瘦綠成肥。

遊人不是迷歌舞，飛盡楊花尚未歸。

風定簾垂日正遲，篆煙裊裊午眠時。

簾涼好夢誰驚覺，小院颯颯噪柳枝。

曲欄新筍漸成竿，獨對南薰憶舊歡。

露卻酥胸香粉濕，倩誰與我掩齊紈。

慚愧紅顏果薄緣，風流讓與並頭蓮。

蘭湯自解丁香浴，怯怯嬌姿不似前。

小庭梧葉乍驚風，立盡清陰盼落鴻。

自信別來多寂寞，一緘此生未相逢。

好事蹉跎一夢如，應知今日悔當初。

芭蕉綠滿芙蓉放，十約立誓九度虛。
覽鏡消容為念君，恩情何忍等秋云。
黃花不似愁人瘦，人比黃花瘦幾分。
南樓待月負良宵，楓冷江空去路遙。
無限淒涼蛩話徹，孤燈明滅淚痕消。
錦幕生寒怯翠環，天涯目斷幾雲山。
相思最是傷情處，野寺寒鐘香鬪間。
老幹舒香已報春，不禁情動兩眉顰。
金樽未舉心先醉，惟有梅花是故人。
挑盡殘燈撥盡灰，芙蓉帳冷共誰偎？
孤愁一段無憑著，斜倚薰籠夢幾回。
芳心一點玉壺冰，誰肯輕捐萬斛情。
攜手何時重賞雪，臥雲軒下許平生。

鸞見詩，謂鳳曰：「妹有是心，予獨無情乎？然詩妙矣，吾不能和，當以曲賡之。」亦成《四景題情》一套於左：

降都春

情濃乍別，為多才，寸心千里縈結。暗想當初，背地香偷曾玉竊。如今惹下相思孽，倒不如無情安貼。滿懷愁緒，幾能夠對他分說？

出隊子

蘭芽長茁，又見春光早漏泄。鶯鶯燕燕飛成列。凝眸都是傷春物，嬌滴棠梨，何心去折！

集賢賓

花飛碎玉飄香屑，憑欄目斷天涯。猛聽黃鸝聲弄舌，喚起我離愁切切。狠心薄劣，閃得我羅裙寬摺。無聊也，自且把珠簾半揭。

黃鶯兒

枝頭梅乍結，困人天，微雨歇。南薰獨對枉自嗟，冰弦懶撥，香泉懶啜。端為恩情一旦撇。心哽咽，淚濕紗衫，相看都是血。

玉抱肚

情乖愛奪，盼佳期，頓成永絕。空堪羨，並蒂荷花。怎支吾，暮蟬聲迭。蘭湯浴罷鬢雲斜，倩誰將我腰脫！

山坡羊

滿地舞旋紅葉。欲待題詩難寫。近日臨妝，不覺嬌姿怯。親瓜葛，夢與同歡悅。又被西風忽動簷頭鐵，頃刻驚開原各別。悶也，拍瑤台燈滅。怨也，擲菱花拼碎跌。

五供養

西廂待月，挨幾個黃昏時節。相思滋味逐頭斷，秋來更徹。是誰家砧杵聲頻，搗得我憂心欲裂。芳盟盡屬空，好事翻成拙。楚岫雲遮，高唐夢蝶。

忒忒令

繡閨寒侵，把獸爐慢。歎藍關，人阻截。幾番問揉碎梅花，揉碎梅花，惜孤衾，香自潔，怕寒鴉，啼漸越。

僥僥令

愁結板橋霜，夢冷茅簷雪。書翠流紅事已賒。甚時得破鏡圓，斷簪接。

尾聲

相思擔重苦難車，拼與他珠沉玉缺。你不見程姬，貞且烈。

是歲丁丑至元三年也。民間訛言朝廷拘刮童女，一時嫁娶殆盡。有趙應京者，新蔭萬戶官也，家極富，性落魄不羈，好鷹犬博奕，素慕嬌名，礙生，不能啟齒。今聞訛言，乃以金五百，夜賄士彪，欲求娶鳳。彪性貪，竟許之，且使老婢告夫人曰：「我因一忿，以致參商。每念寡婦孤兒，不忍一見。不若另覓東牀，別聯新好，使老有所托，幼有所歸，不亦可乎。況吳生官斷，義難復全，彼必重婚，我何空守？」夫人未及對。鳳即應曰：「噫！是何言歟！吾叔利人之有，不義；割人之愛，不仁；既許而又背之，不信。吾與吳生，父母主盟，媒妁議禮，情義所在，人皆知之。今欲悔約而謀傾，固非君子厚德之道，亦豈婦人從一之心？拜復吾叔：吾頭可斷，吾身決不可辱也。」婢以此言達彪。彪知不可強，乃囑趙子曰：「鳳姐情義不屈，計取為宜。擇一吉辰，爾多帶從僕，以親迎為名，從則可矣，如其不然，始以官勢逼之，繼以溫言誘之，嬌年幼質，必有所動，當不久負執迷也。」應京大喜，候日舉行，不料為老僕抱其不平，竟走報鳳。鳳私度曰：「老賊所為，險惡無比，吾力既不能制，吾名又不可污，亦莫如之何也，已矣！將欲自盡，乃作書遺生曰：

難妾王嬌鳳斂衽拜大文元汝玉夫君大人辱愛下：始而說盟，君心既已屬之妾；既而成禮，妾心亦已屬之君。正議魚水百年，不料風波一旦。使我有容不整，有花不簪，玩月反助清苦，吟詩適動幽思，一景一情，無非役吾神、擾吾夢者也。然猶早暮依依，不即為兄輕生者，蓋冀彼有所悔耳。既悔，則樂昌復合、延平再還，隱忍之罪，不猶可贖也哉。豈意怙惡不悛，變中生變，移花於別種，割我良緣；輟玉於他田，斷兄雅愛。當此時也，欲拼一死，慨兄面之未瞻；欲待苟全，痛妾名之已辱。故與其喪節以捐名，不若死者之為愈與？其徒死而不足以償千百年之恨，又不若姑存自待，萬一得見之為尤愈乎？生不可，死不可，進退兩難，會離莫測，雖微軀弱質不足以伴賢哲者心，而斷玉聯金，尚猶在目也。兄忍蔑視而不為之痛耶？情絲縷縷，筆難遍傳，聊上一減，敢求來會，則妾死生有所訣矣。敢書，敢書。

生得書駭愕，即兼道赴之。又不敢顯然自進，乃匿於昔日浣衣之老嫗家，持金為禮，使得通焉。挨至鼓餘。二嬌乃遣春英輩密開小門，放生私入。相見時，各各大慟，但不出聲。鳳因謂生曰：「愚姊妹幸與兄遇，恩愛已非一朝，准擬長松可依，朱弦得托，三生偕老，家室優游。詎意門牆起變，半路相拋，使海義山情，冰消瓦解。故今請兄至者，非他意也，將欲與兄一面，少釋終天，必不忍冒恥辱身，甘作因風之柳絮，順水之桃花。兄自此後，亦當善自珍養，候事少息，與吾姐伉儷百年，實妾至願。萬毋為妾以傷貴體。」

也。」言訖，悲咽不勝，淚痕如線。生含淚曰：「好事多磨，佳期難偶，自古然者。今之所值，想亦僕命所該，何忍反累。」鳳又謂鸞曰：「老賊屬意在我，勢不俱生，我死則無事矣。」生曰：「無累也。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吾何畏哉，必當出力與之較焉。」

正彼此論間，春英謂生、鳳曰：「天下事，權則通，泥則病。一時奮激，徒作溝渠，於事何益？不若默忍潛為，再圖歡慶。」生無然曰：「計得矣。昔相如竊文君以亡，辜生挾瑜娘而走，古人於事之難處者，有逃而已。今當買舟湖下，與鳳姐乘月東歸，僻逕潛蹤，待時舒志，彼求不得，縱有惡謀詭計，將何施哉！苟便可乘，續讀兼並，猶未晚也。」眾美皆曰：「善。」於是托鄰嫗周旋，略檢妝資，與嬌鸞掩淚而別。舟行時，鼓已三矣。途中無聊，有聯句《古風》一首喻生為首倡，鳳次之焉。

露氣侵衣月在河，吁嗟好事反成磨，世間只有相思苦，偏我相思苦更多，今夜蘭房燈火明，大聲唱別愁千結，歸心一似戀帆風，疊疊重重急且咽。水靜天空雲慘淒，人離家遠夢魂迷。依稀重締生前願，往事傷心怕再提。怕提往事姑擁膝。夾岸蘋蘆秋瑟瑟。一篙撐出波濤中，免使鯨鯢受塵湯。悠悠世態古道殘，人心尤險行路難。孤根此去托肥土，笑殺王郎成畫虎。

越日至湖，覓居鳳凰山中，隱僻深幽，雖生父不覺也。

士彪以嬌鳳之變自激而成，然勢不能救，徒悔而已。鸞雖與謀，亦困於孤立之苦，風晨月夕，思怨之情，不可勝記。聊錄數章，為好事者一覽。

春愁睡起不勝悲，往事顛危誰與持？

魂逐游蜂身似借，腸牽飛絮意如癡。

淚痕隱血心從落，臉氣生香手自支。

幾度更深眠未穩，伴人惟有漏遲遲。

別時記得共芳尊，今日猶餘萬種恩。

繡妒鴛鴦閒白晝，書空魚雁盼黃昏。

一番對月一成夢，幾度臨風幾斷魂。

挑盡殘燈淒切處，薄衾香冷倩誰溫！

曉妝台下思重重，懊歎何時笑語同？

情傍游絲牽嫩綠，意隨流水戀殘紅。

當年自恨春如錦，今日應知色是空。

回首雕欄情況惡，閒愁千里付孤鴻。

錦帳朝寒只愛眠，相思如水夜如年。

新詩篋裂慚吟雪，舊事淒涼怕問天。

酒去愁縈心一寸，夢回神繞路三千。

人情變幻難憑計，何處鸞膠續斷弦！

空庭草色翳苔茵，無奈深愁一樣新。

鳳髻亂盤渾似懶，蛾眉淡掃不如人。

夢中得合非真樂，帳裡無郎實是貧。

起傍花陰強排遣，數聲杜宇更傷神。

憑欄無語怨東風，愁遇春歸恨轉濃。

一枕鸞魂杳杳，半窗花月影重重。

環聲細千般懶，脂粉容消萬事慵。

紙短話長題不盡，慙慙寄取早相逢。

碧桃深處聽啼鶯，一似聲聲怨別輕。

翠鳳有情欹綠鬢，彩裙無力扶紅纓。

楊花未肯隨風舞，葵萼還應向日傾。

種種幽情羞自語，安排衾枕度初更。

無端日日鎖雙蛾，縷縷愁來疊似波。

空憶高情疑是夢，難禁積恨欲成魔。

堪嗟好事全終少，深憾佳期不偶多。

拂鬢自憐還自歎，名花無主奈如何！

是歲，伯顏以罪徙龍興，乃復科舉制。生曰：「此吾明冤之一大機會，當不可失。」即辭鳳赴試，果領鄉薦。及親策，又中左榜。左丞相孛兒怯不花素喜生才，竟選生為翰林承旨。生以未娶，奏聞朝廷，詔歸娶。至家，賀者填門。生欲議日畢姻，鳳謂曰：

「人情處安樂，不忘患難。向與我姐說盟，協意事兄，今妾先舉而背之，置我姐於何處，不若並妾送歸，使老母上主，迎兄至家，與愚姐妹花燭，庶不失吾贅兄之意也。亦且名正言順，惡叔何辭！」生曰：「此論甚當。」即為達鸞，兼送鳳回。

夫人、嬌鸞聞之，大喜，乃擇十月戊戌之吉——至正三年也，迎生入贅之禮。乘鸞後，生謂鸞、鳳曰：「平生素願，中道一阻，不料復有日，天乎？人手？但士彪之忿，未能少雪，豈丈夫耶？」鳳曰：「彼雖不仁，份在骨肉。若乘勢而窘之，無有不便，但睥睨芥蒂，不惟情涉於此，亦且量為不弘，故曰：『寧人負我，毋我負人』。兄能忍人之所不能忍，容人之所不能容，正大丈夫也，何留心於小小哉。」生喜，舉杯大飲，因浩歌一絕云：

拜罷天墀膽氣粗，歸來醉倩玉人扶。

龍泉三尺書千卷，方是人間一丈夫。

未終，春英報曰：「叔叔才上縊，竟絕咽矣。」生笑曰：「此天假手以快也。」不料彪子見父之變，愧赧痛悼，亦相與投池中。急使人救援，一最幼者。其餘三子，皆夫人為之發喪，各各從厚殯殮。

家事悉生掌握，因謂夫人曰：「錯蒙厚愛，累罪良多。孰意天眷儒，僥登一第，且人亡事白，兩姓萬全，豈非全幸者乎！君竟總

夫妻之而怡樂於外堂，使堂上者一無所待，人子之情，不能忽然而無所繫，不若同至家中，處夫人於別院，所存房產，悉與彪叔之子，則在我父子之養，在夫人有母子之歡，在孤有得所之托，將不兩得也哉。」夫人曰：「我年老志短，所為事一依公子。」生乃擇日命駕，一家起行。

官民有送生者，列鼓吹笙。舟中風景，不能盡述，有《臨江仙》詞以道之：

心事今朝除悒快，只憐雲饒家鄉。豪情騎鶴任翱翔。手扳仙苑桂，身惹御爐香。極目煙霞迷畫舫，一天紫綠斜陽。遠山偏向望中長。將何酬美景，宿酒醉新妝。

至家，生父甚喜，即設宴宴夫人。酒罷，生偕鸞、鳳寢。鸞與生笑語自如，獨鳳俯首憑几，若有所憶者。生問曰：「我與卿歷盡艱辛，幸得至此，正宜求樂而反含憂；何耶？」鳳不答，但潸然淚下。生惶悚曰：「僕果有罪，請試數之，何煩自苦如此。」鳳曰：「兄知今日聚合之樂，獨不念昔年引見之功乎？」生曰：「雲姨盛德，今雖欲報，安從施哉？」鳳曰：「念我雖非抱育，然而恩情契重，則勝嫡也。幼年刺繡既沐提攜，壯歲姻親又承吹贊，本欲托我以終身，不料去而不復返。爾我於朱樓綺閣中吟詩酌酒，使彼孤魂旅柩流落他鄉，麥飯香花，欲依無主，於情於份，安得不哀！」言畢，又泣。生撫抱曰：「是我責也。非卿言，幾作薄倖徒矣。然亦不難，明當遣人移柩至家，建醮以報，慎毋勞卿憂抑也。」生即使人往安國寺遷棺，往返月餘方至，則請玄武觀劉真人為法主，起建水陸齋七日。生、鳳亦薰沐虔誠，晝夜不懈。醮畢，擇後園空地築壇以厝。

是夜，生因連日事擾，暫憩外書齋中，倦倚醉牀之上。方閉目，夢見巫雲徐步而前，貌飭如故，曰：「別來憂恨，一旦感疾而亡，後會成虛，盟言難續，追思痛傷，然亦祿命所該。」語未終，生即抱住曰：「久思無覓，今從何來？汝不死耶？」雲曰：「冥司以妾無罪，留妾在子孫宮中，候陰例日滿，托生貴家。今蒙公子水陸超度，復授妾為本司掌冊之官，侍伴天妃，安閒逸豫，得不入鬼塵寰者，皆公子惠也。今特致謝，聊釋別來之情，嗣此不敢見矣。」含淚欲去。生又抱定，曰：「子既成仙，何妨再見？」雲曰：「公子未知也。冥司立法，比世尤嚴，毫有所私，重罰不赦。公子善自珍愛，我檢簿籍，有二貴子，合生汝門，不必我念，我當永別矣。」生急持其衣，雲乃頓袂而去。生驚覺，餘香猶在。生趨報鳳曰：「鬼神之事，昔嘗議其佛氏之誣，以今觀之，信有之矣。」

鳳問故，生以前夢悉為誦之。鳳曰：「若如此，我不負雲姨矣。」及言貴子事，鳳又拊掌曰：「果娠三月，未知璋瓦何如。」再問鸞，鸞亦懷娠妊日，各大笑。生乃備牲醴致奠，鸞、鳳則共作文以哭之：

嗚呼！以姨之賢，祿宜未艾；以姨之德，壽將天假。胡為乎雲散秋空，雪消春海？何為乎玉光埋，花飛香碎？嗚呼！姨雖逝矣。鸞將安賴；痛哉！鳳雖在矣，姨何能愛。徒使帳鎖餘香，鏡空鮮黛，無地通恩，有天難戴。嗚呼！痛針刺之猶存，想音容之恍在。恨彼蒼之無憑，奪玉人之何邁。是以腸斷欲聯，眼枯無奈，見山知怨，望雲興慨。嗚呼！仰仙魂之遙遙，望爐煙而長拜苟或靈其有知，願芳蘋之略採！

後至正四年十月朔日，鸞、鳳各生一子，俱在同時，聞者無不駭異，因呼為「三奇、二絕」，鄉閭傳誦不已。有好事者作詞美之，不天盡錄。

生慕果報之理，乃棄官營修，寡慾養氣，開義井於路，造賑倉於家。族有寒微者助之，人有孤寡者給之，築街蓋殿，塑佛飯僧。凡有便於人之事，雖損己為之，不恤也。

生以二子由神力所致，乃名其鸞出者為天與，鳳出者為天錫，七歲能明經，及長，文武俱優。正欲赴舉業之科，奈張士誠以兵陷湖，生復挈家避難於鳳凰山，不求聞達。一門三代，聚樂怡怡。或著述群書。或調議世務，或謳吟於青山綠水之前，或飲酌於清風明月之下。耕食鑿飲，別是人間，不知其有紅巾草莽之亂也。

及至正二十六年，大明兵取杭嘉湖等路，生父子喜曰：「真天子出矣。急出報效，不失丈夫所為。有功即歸，不可久戀取禍也。」生乃自薦。天與為李國公善長參謀，天錫為徐國公達部將。及攻略有功，我太祖封與為樞密官，錫為元帥之職。二子受命，不任而歸。後李、徐二公使人迫之鳳凰山，並祖、父不知去向矣。